

名譜俠
情小說

十二

鴛鴦

168

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

名著俠
情小說

十二驚鴻

全書二冊

實價國幣二角六分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著者 慈水馮玉奇

發行者 新新書店

印行者 新新書店



總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

長篇俠情小說 十一 鴛鴦 下冊

慈水馮玉奇著

第十三回 妾意如綿郎情更若水 鬼計多端奸滑久著名

原來前面走來的少年和女郎，一個正是朱子元。一個便是黃燕姑。這時燕姑子元見了花穠等衆人，也早已連奔帶跳的跑到面前。見過了花穠和尚憲，一面又和柳箏劍冷大家招呼了。燕姑拉了花穠的手，忽然叫着道：姊姊，你知道我二姊姊不幸的消息嗎？花穠吃了一驚道：你二姊姊陷在匪窟裏。你上次不是告訴我說。她祇是脫不了險，此外難道尚有什麼的惡消息。却是不曾知道。燕姑道：這事還在一星期的前頭。妹子得到二姊姊的一封信。花穠呀了一聲道：這個血書是從那裏寄來的呢。燕姑道：事情是這樣的。二姊姊和一個看守的匪黨商量。說能够把這封信。送到張家，二姊姊便把臂上的一隻釧兒。贈給那匪徒。那匪徒聽了，便一口答應下來。不過他說張家現在早變做安呼義的公館了。這封信究竟送到那兒去呢，二姊姊說這個我也知道。不過你要去向安家打聽的。那匪徒一聽，便匆匆到了安家，向安家的僕役

們一問。方知道張家已搬往北平東交民巷了。匪徒得了這個地址。他便把信用雙掛號寄到。當時我姊夫漢臣哥。一見二姊姊的來信。心中真是又悲傷。又歡喜。一面把郵局回件蓋印。交了郵差。……花穠聽到這裏。忙問道：這個匪徒什麼能够替二姊姊這樣用心呢。燕姑道：因爲二姊姊怕他不盡力。所以關照他一定要了回條。方才把這隻釧兒給他。那匪徒瞧在釧兒的臉上。自然不得不特別的盡力了。花穠點頭道：原來如此，那麼二姊姊信中到底說些什麼呢。燕姑聽了這話。那眼圈兒忽又紅了起來。淒涼地道：說起來叫人又傷心又可憐。我二姊姊因爲杜維元再三的逼她順從。二姊姊決意不肯。所以咬破了指頭寫這封血書，她是準備着在幾天裏要犧牲性命，和這惡賊拚個死活了，燕姑說到這裏。那兩眶子的眼淚，早又淌了下來。花穠和柳箏聽了。也忍不住淚流粉頰，尙憲子元劍冷三人，也個個咬牙切齒。代抱不平。祇恨路途遼遠，不能越界代謀。況當地自有當地軍警。他們不去勦滅。這叫尙憲無權過問，真是有力也無處用了。花穠一面拭淚。一面又問道：那麼你的二姊夫難道也一些兒沒法去救她回來嗎？燕姑道：二姊夫爲了這事，神經受了極度刺激。曾昏厥了兩次，他現在也正病着在家哩，花穠聽到這裏。心中忽又想起晚紅的死別。和滿姑的生離。恰巧成了一個反比例。但

仔細想來。死別雖然傷心。不過生離的痛苦。實在比較死別還要勝過十倍呢。一時大家都默然無語，誰也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來。燕姑和子元因尚有別事。遂和花穠等作別散去。尙憲見子元燕姑已去遠，便問柳箏道：妹妹，你們校中六個月的實習，差不多也要滿了。前時爸爸來信。囑妹妹早些回去。因爲笛弟的婚期已不遠。你現在到底有了行期嗎？柳箏道：笛弟他說要和我一道回南，大約終在下個月裏吧。這時園中遊人已漸漸稀少。那柳梢上的月兒。好像遮面怕羞的女郎，已慢慢從白雲堆裏掩映出來。劍冷和柳箏便也和尙憲等握手分別。自回學校裏去，花穠思前想後，終覺十分感觸。因仰天長嘆了一聲，尙憲見她今天本是很高興出來遊玩。不料又得知了滿姑的惡消息。使她又勾引起了舊恨新愁。因笑勸她道：凡事自有定數。吉人自有天相。我們也祇好這樣譬解吧，花穠見他這樣說。因也不再說什麼，兩人攜着四個孩子。向那邊樹叢中踱過去，祇見前面有一個紀念碑。上有幾隻小鳥兒咕噪的叫着。六兒七兒便要去捉。花穠好容易哄了一回。六兒方纔不響了。但七兒却不依。花穠因把抱在懷中。親着他小臉道：快不要吵，媽等回出園去買給你好了。尙憲笑道：妹妹。我不是早和你說過嗎？現在可要被牠纏煞人了，花穠笑道：不會的，我們七兒最乖了，他是不會吵的。說着。

又連連吻着他的小頰。哄他笑道：你快不要被爸爸猜中了纔好呢。七兒望着尙憲，便嘻嘻笑着不吵了，尙憲見了笑道：時也不早了，想孩子們定已餓了。我們出外去吃飯吧。五兒拉着尙憲手道：爸爸。好的。我的肚已餓了呢。說得尙憲花叢都忍不住笑。因忙出了園門。小喜早放過車來。尙憲叫他開到京華飯店去。六個人在外面用了晚飯。方始歸白公館去。且說燕姑和子元當時別了衆人。出了中央公園。子元見燕姑淚眼未乾。因向她安慰道：燕妹。你也不用傷心了。二姊姊的事。我們終得慢慢兒的再想法子。現在我們且到燕華樓吃大餐去。燕姑道：我的身子腌臢得了不得。妹妹想還是先到六國飯店去盥一個浴。子元道：妹妹既欲這樣。我自當遵命。燕姑聽了。瞟他一眼。不覺嫣然笑了。兩人到了六國飯店。燕姑和子元剛從電梯上去。那下來的電梯中。忽然迎面走出兩人。一個西裝革履。身材矮胖。臉上留着短鬚髭。一個好像侍從模樣。燕姑一見覺得那人好生面熟。但一時竟想不起來。這時那個矮鬚髭一見燕姑。兩目炯炯的便好像是蒼蠅見血一般的注意。因爲時極侷促。燕姑和子元早已被電梯帶到三樓去了。侍役忙來迎接。子元開好二〇四號房間。子元脫了上褂。侍役泡上香茗。燕姑向子元笑道：元哥。你且坐回兒。我去洗個澡。子元點頭道：很好。你洗好了浴。

我等你一同吃大餐。燕姑含笑便匆匆到浴室裏去。子元便立在洋台上瞧下面大街上來往車馬。一回他又轉身入室。揷着電鈴。侍役問要什麼？子元道：停一刻鐘。便送兩客大餐和一瓶香檳。這時先去拿半打汽水。和兩盃冰牛奶來。侍者答應去了。等到燕姑蘭湯浴罷出來。侍役早已把土司送來。子元道：燕妹。你先到洋台上去吹一回風吧。把香汗收束了。我們再喝酒。燕姑纖手掠着雲髮。秋水盈盈向子元一瞟。便嫣然笑着到洋台上去。子元這裏把兩隻玻璃盃。用軟紙擦了一回。又把香檳打開。滿滿傾上了兩盃。此時侍者把蘆筍鮑魚湯早又上來了。子元一面吩咐侍者把菜出得慢些。一面向燕姑叫道：燕妹。風吹好了沒有啦。燕姑回進身來笑道：外面風真大。說着。便把一盃冰牛奶先喝了下去。一面又笑道：真好涼快呀。子元也先把冰牛奶飲了。一面却把一塊土司。用刀括了又括。再搽上白脫油和橘醬。搽好了後。自己却不先吃。慢慢的放到燕姑的盤子裏去。又把燕姑盤裏的土司拿來。給她再塗。燕姑見子元這樣深情蜜意。心中非常感激。因在桌旁坐了下來。笑盈盈的向子元叫道：元哥。謝謝你。這塊塗好了。請你自己用吧。子元一面點頭。一面却呆瞧着她的臉兒。祇見她的兩頰。好像出殼的雞蛋兒一樣白嫩。淡淡的蛾眉。好像白雲堆裏隱現的山峯。祇要見了她笑時一掀一掀

的兩個酒渦兒。先要叫人忘記了一切。真是惹人憐愛。回想起秀色可餐的一句話。倒也並不是虛話呢。因爲子元這時呆呆的祇顧瞧着燕姑。她的肚餓一時竟會忘記了。燕姑見子元兩手拿土司和小刀。臉上顯着垂涎欲滴的神情。心中又羞又喜。因把杯子舉起。向子元笑道：元哥。你還不喝口酒兒。儘瞧着妹子幹嗎？難道妹子的臉兒。是個緊要的地理圖。哥哥一定要把她認清楚了嗎？子元被她這樣一提醒，一時也覺不好意思。兩人都格格的笑起來，子元一面喝酒。一面却對燕姑打趣笑道：地理圖嗎？那裏及得來妹妹的臉龐兒呢。現在我單把這兒北平來說。那蘆溝橋的濁流。也可稱是名勝之一。但他怎比得上妹妹的盈盈秋水。那萬壽山的風景。又怎比得上妹妹的淡淡的春山。他有桃紅柳綠。妹妹有杏眼桃腮。況且妹妹不分四時。若彼春花秋柳。轉眼枯萎。山川阻塞。一瞬變遷。那時更加不要說起了，燕姑聽到這裏。一面搖手。一面忍不住吃吃笑道：好了。好了。妹子說一句玩話。誰知倒引開了你的話匣兒。我們快喝湯吧。子元握了酒盃。自己也嗤嗤笑起來。這時侍者把其餘的菜。已一道道送上。子元忽若有所思道：方纔我們碰到的這一位花叢嫂子。我倒又要想起我的大魯哥哥了。他也真是死得傷心。不料現在你的二姊姊。也竟會和我的大魯哥弄到一樣地步。這叫人

再也想不到。子元說到這裏。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好像是無限的婉惜。燕姑道：可不是嗎？我黃家這兩個姊姊。說起來也真是可憐。一個夫婿被殺。一個自身被擄。子元道：一個死別。一個生離。都是一樣的難堪。妹妹。你替她們想想。不是全部薄命司的人嗎？我也真不明白。難道貌艷於花的人。一定要命薄如紙嗎？燕姑道：生非薄命不爲花。自古紅顏多如此。造物忌才。故意的捉弄吾輩。想妹和元哥雖有救她一片誠心。但終歸心長願違。這叫我倆人有什麼力好用呢？昨天我得着月妹的來信。說我的爸爸已叫香海姪女兒一同進黃江中學了。她黃江裏有個同學白尙文。就是這個北平防守軍司令白尙憲的從弟。他聽到二姊姊家中的事。也很替二姊姊代抱不平。本來是和花穠姊姊一道北上。預備到杜維元的匪窟裏救二姊姊去。後來給他哥哥尙憲一個去電阻止了。你想二姊姊家裏出了這樣不幸的事兒。當然是沒有得不到人家的同情啊。可是心裏雖然十分的氣憤。但終苦於力不從心。這真叫是英雄氣短。壯士扼腕的了。子元道：維元這廝。現在我們雖然奈何他不得。但二姊姊如果能忍死須臾。則勦滅匪窟。終必有這一天。祇恐怕二姊姊等不及我們去救她。那真是冤枉極了。兩人一面喝酒。一面高談闊論的罵着杜維元。誰知杜維元早已派了心腹暗暗聽在外面。原來杜維元自從漢臣繼

家。燕姑子元把他的守兵殺死。兩人逃出了後。維元早就有心要把燕姑劫奪了去。以稱他一箭雙雕的心願。所以他也暗暗追蹤到北平來。方纔燕姑在電梯口遇着的矮鬍髭。那個人就是杜維元的本身。所以燕姑覺得有些兒面熟。杜維元當時也早瞧得清楚。因此他急忙趁第二次電梯上去。問司機人方纔那一男一女是在幾樓跳上。謊說是自己朋友。司機人因便告訴他在三樓。杜維元因在三樓上一路找去。剛找到二〇四號時。忽見一個侍者拿了一張水卡。插在門上。維元一瞧。正是宋子元三字。維元心中好不喜歡。暗想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遂忙開了二〇三號房間。注意兩人行動。後來約在十點鐘左右。燕姑和子元吃好大菜。便攜手匆匆回校。維元慌忙隨在後面。因地在城市。行人衆多。一時間下不得手。所以便先釘到燕姑和子元的下處。方知兩人是在燕京大學讀書。維元想定了計劃。預備將來設法達到劫奪燕姑的目的。維元暗中這樣的計算。在子元和燕姑兩人。又那裏料得到呢。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。不覺已到了槐花黃候。桂子香開的季節。柳笛柳箏早已回到上海。因柳笛和王杏琴結婚的吉期已到。花叢因尙憲並不曾提起續絃的事。自己既已聲明在前。決不半途拋棄。那她自然祇好代他管理家務下去。彼此情感雖彌篤過於夫妻。但被舊禮教的束縛。也祇好作

個純潔的膩友。這次柳笛回去。先向尙憲來辭行。花叢對柳笛道：「笛弟的大好日。我照理是應該同去觀禮。現在爲了你大哥的家務。想起了晚紅姊姊的情義。實在叫我不忍脫身。這是要請你原諒的。」柳笛道：「姊姊說那裏話。大哥的事和我有什麼兩樣。姊姊這樣爲了我們勞苦。不但使大哥和我感激。就是我爸媽知道了。不知也要怎樣感激姊姊哩。」花叢因爲寫了一封信給小魯。託他在上海代送賀禮了。不說柳笛姊弟兩人回南。且說那個維元到底用什麼方法。再來搶奪燕姑這人呢。那當然是非用內線不可了。這個意思。就是和強敵壓境。利用奸細間諜差不多的方法。有一天燕京大學湊巧要用一個校役。那校長江劍平先生便命人到薦頭舖子裏去找。不曉得怎樣。這個消息竟會漏到維元的耳中。他便吩咐手下一個頭目。名叫田廣的暗扮作役人模樣。坐在那靠學校相近的舖子裏。過了一天。果然校中有人來找僕役了。薦舖的舖主便把田廣薦過去。校長見田廣口才玲利。作事能幹。便言明十元一月工資。把他用了下來。那個校役的職務。原是趨候學生們宿所的。田廣又恰巧派在服侍子元燕姑等一班學生的房間。因此子元燕姑平日所有的一舉一動。以及外面往來的親戚朋友。並且兩人平日喜歡在那裏遊玩。他都探聽得明明白白。一到星期日那天。田廣詳詳細細的着人去報告維元。維

元得到了這詳細的消息。心裏喜歡得不知所云。他便暗暗着人四下佈置。所以不到兩個月的工夫。他便把怎樣的用計誘燕姑上圈套。怎樣的一路上叫人接應着。怎樣的把她完全奪到手裏。直籌劃得毫無漏洞了。方纔一聲號令。向燕姑動手。這也真可稱是組織的第二次大綁案了。

閱者諸君。你們還記得漢臣搬家時有許多馬匹。寄頓在子元一個舊同學地方嗎？那個同學是軍界中的人材。他帶着兵駐在車站左近。當時漢臣因東交民巷容不了許多馬匹。所以託子元寄到車站的馬廐去。子元如逢星期日。有時常到車站那個同學那裏去撩天。田廣暗中早已釘了好多次。並且也已把子元有友駐兵車站的話。去告訴維元。維元得了這個消息。便大派匪徒。散佈在車站駐兵的左右地方。暗暗監視着。預備子元如叫軍隊幫忙時。他便立刻傳令發動。或行阻止包圍。或行將他的馬兒奪來。一則可以給自己派用。二則來劫奪燕姑的人。也有了接應。你想他的計劃。不是想得很週到嗎？作者因為燕姑被維元劫去。與這些都很有密切的關係。所以不得不先聲明一下。要知田廣怎樣的劫搶手續。且待下回再詳。

第十四回 刁斗無聲馬用開鎗盜 風波再起燕謀設網擒

從北平南苑下來的一個車站。名叫豐台。裏面駐有一旅軍隊。旅長馬始平。就是子元舊日的同學。子元把漢臣的馬匹。寄放在他那裏。名爲寄頓。其實原是已經助作軍用的意思。因爲漢臣這幾匹的馬兒。是都從關外去辦來的。所以個個身高善馳。的確好馬。維元暗派許多匪黨。散佈在豐台的左右。他們一見這樣的好馬。心中便生覬覦。這真叫做生成盜賊的心。再也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爲了。這一天夜裏。星月黯淡。刁斗無聲。這些車站附近的匪徒。便暗暗地結伴向馬厰來潛偷馬匹。果然沒有被人發覺。竟被他們偷去了十餘匹。誰知盜賊的心是個貪得無厭。得寸進尺的不足人。以爲這樣的去偷盜。不費一兵一彈。真是件極容易的事。因此遂第二次來了。當時馬厰中守兵就發覺了。一見有人來偷馬。便鳴警大事搜捕。不料匪徒見事已洩。便把心一橫。遂即開鎗拒捕。駐軍一聽鎗聲。因時在黑夜。一時摸不着頭腦。還道有大隊匪徒前來夜襲。因此便也放了一批排鎗。一時土匪和軍隊便激戰起來。祇聽盒子炮。排鎗。機關鎗劈劈拍拍。不絕於耳。馬始平得知這個消息。惱怒十分。立命第二十九

團加以包圍。匪徒知大兵已到。因且戰且走。迨到天明。匪徒有的遠颺。有的四散。有的潛伏。有的拋鎗假作百姓。內中有一個匪徒。名叫松朮。他有個弟兄。名叫杉朮。都是維元的心腹。派他倆人伺在燕京大學的附近。松朮騎了一匹馬兒。手裏又拉着一馬。正想來找他的弟弟。這時忽聽鎗聲四起。心中倒吃了一驚。便連忙飛馳到燕京大學的門口來。此時路人自聞鎗聲。謠言蜂起。有的說軍隊變了。有的說土匪搶劫。街上家家閉門。驚疑莫定。這個消息傳到了子元和燕姑兩人耳中。心中也非常吃驚。燕姑道：我倒要去瞧瞧漢臣。他前日臥病在床。現在不曉得怎樣了。子元道：我要瞧始平去。究竟是不是兵變。他們倆人原是有血性的兒女。燕姑要瞧漢臣去。是怕他病中受驚。子元瞧始平去。是怕他兵變受虧。所以冒險前去。換了別個。躲在宿舍裏還來不及。那裏還敢到外面去嗎？當時兩人遂走出燕京大學來。田廣一見兩人竟會匆匆出外。正是喜上眉梢。立刻也釘了出來。祇見門口杉朮齊巧候着。杉朮正在等得好不耐煩。一見兩人出來。便欲拔鎗動手。田廣在後面慌忙搖手。杉朮會意。遂假意向前走開。那時子元遂和燕姑握手道：那麼回頭見。燕姑也說聲再見。兩人便匆匆分道走了。田廣和杉朮遂緊隨燕姑。此時正在夜裏十點左右。街上一聞鎗聲如聯珠般的響着。各家

店號紛紛打烊。一時路上寂寂無聲。燕姑三腳並作兩步。急急向前走去。忽聽一陣嘩啦啦的馬蹄聲。從前面飛來一騎。且還拉了一馬。杉朮一見哥哥。心中更加大喜。便暗中打個招呼。松朮會意。便忙拔出手鎗。上前攔住。喝聲住步。燕姑見突遇盜匪。她便慌忙回身向後倒退。不料齊巧與杉朮打個照面。杉朮也拔出手鎗。對準燕姑叫聲那裏逃。燕姑見前後受敵。這一驚真非同小可。正在這時。又忽見田廣在後面大叫黃小姐別怕。我來救你了。說時。便把杉朮一拳打倒。將他的手鎗奪下。一面又向松朮開了一鎗。松朮假意大叫啊呀。便即翻身落馬。田廣忙道：黃小姐快快上馬吧。說着。便拉過松朮的兩馬。燕姑真在驚險萬分。忽然見了田廣救她。自然萬分喜歡。便忙跨上馬背。田廣也一躍而上。這得松朮和杉朮便從地上跳起。一面向天開鎗。一面假作緊追模樣。燕姑因時在黑夜。且車站方面又鎗聲軋軋不絕。這裏自己又被人放鎗追擊。一時既要顧慮自己。又要擔心子元。一寸芳心早亂。急得沒有了主義。祇聽田廣叫道：黃小姐。你別怕。祇要跟着我。就可以沒有危險了。這時燕姑一味道他是個好人。也不管東西南北。跟着他嘩啦啦的約跑了十餘里路程。燕姑氣吁吁的叫道：田廣。你跑慢些。我可跑不動了呢。話聲未完。突見前面燈火通明。燕姑連忙定神。仔細向四面一瞧。

原來離市已不知有多少路了。祇見荒塚纍纍。四野寂寂。前面燈火中立着十多個彪形大漢。見了燕姑。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可兒。可兒。你能逃得出我們大王維元的手掌中嗎？」燕姑見他們說的杜維元三字。一時猛可省悟。知己中計。便把燕尾飛針取出。向前似聯珠般的飛擲過去。兩針却齊巧中在田廣的額上。祇聽田廣啊呀一聲。便即跌落馬下。一面喝聲此時還不下手。更待何時。那十餘個大漢聽了。兩個把田廣救起。其餘便一闕上前。燕姑見來勢兇猛。自己萬萬也抵敵不住。便忙欲撥轉馬頭。向後急退。不料這時身後。突有兩人。把自己挾住。拖下馬來。燕姑一見。原來就是纔兒兩個匪徒。這當然是松朮和杉朮了。燕姑尙欲掙扎。可是衆大漢已把繩兒將她網住。並把她嘴兒用棉花塞了。急急裝入騾車。田廣見目的已達。遂不分晝夜的綁回匪窟裏去。

子元別了燕姑。向車站前進。果見黑越越的有人在格鬪。子元因向後營繞道進內。見了始平。方知並不是兵變。實在是關外鬍匪盜馬。始平告訴已派二十九團前去加以包圍。想一刻即可解決。子元方始放心。遂又別了始平。到漢臣家裏來。那時漢臣的病體倒好了許多。聽了鎗聲。也好生驚訝。正在命人探聽。忽見子元走來。因忙問外面怎樣了。子元也忙問燕

妹呢。漢臣倒被他問得目定口呆。因急道。燕妹何曾到我這裏來過呀！子元一聽。更是急得跳脚道：啊呀。她明明和我好好兒的分路。是來瞧你的呀。怎麼我到了旅部也去了回來。她會還不會來過呢。這真奇怪極了。漢臣又忙問外面究爲了何事。子元這時那裏還有心思告訴。祇略說了幾句。便卽匆匆別了漢臣。順着路找去。看看到了校門。不但燕姑沒有。連旁人也沒有一個。因忙到校中。先向燕姑宿舍一瞧。也沒有她影子。問別的同學。都說不知。子元又想問校役田廣。遂大叫了幾聲。可是却不見答應。這時子元心中。更加疑惑。且又非常懊惱。一時想了又想。便忙去打電話給秦得人。得人回答說沒有來過。子元因又打電話到白公館。花禮亦回說沒有來。這叫子元真急得走頭無路。緊蹙了雙眉。想也許她到始平那裏去找我了。但轉念一想。也覺不對。這時差不多天已微明。她若到始平那裏去。如不見我在。也就該回來了。爲什麼却到這時還不見來呢。這時子元在宿舍中來回踱着。好像熱鍋螞蟻一般。那裏還睡得着。直到東方發白。天已大明。燕姑的情影。却仍不見姍姍而來。他便急急洗臉漱口。意欲出外再去尋覓。但是人的精神。實在已够不到了。他祇覺眼前一陣昏花。人便倒向床去。這樣一覺醒來。已是午飯時分。子元連忙用過中飯。問同學們燕姑可曾回來。大家